映日
級百

是一日。

映日按照她的計畫正打算再次出發繞遍這河嶽的山山水水，隨易踩了一個傳送陣，從不知何處的深山野林中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

看著腳下的路從青草落葉漸漸轉變成簡單的碎石路，再沿著細細一條石子路走下去，變成一顆又一顆的鵝卵石小徑，最後由成了大石板和沙泥造的大路——這代表著她離人們居住的陣子越來越近了，按照那不急不緩的腳步，當日頭翻過最高點，準備往地平線落下的時候，一黑衣的她才瞧見一座木棚樣的小涼亭。

那上頭有一塊醒目的板子高高掛著，「奉茶」二字寫得又紅又醒目。

想著自己並不急著趕路，映日有心想到那棚下坐上一坐。即使作為鬼的她不會感到口渴，也沒必要喝茶，不過有個小天地能讓自己做點閒活兒，想來是個不錯的主意。

慕級百悠閒的喝著茶，他指節節骨分明的敲擊著桌面。此刻十分愜意，他目光飄移觀察著四周，最後視線落在一個女人身上。

她的氣息很特殊，氣質也與他人不同，神情恬靜優雅。

隨意尋了個空位坐下，映日敏銳地發現有道目光刻意盯著自己。偏頭看去，原是一褐褂紅袍的長髮男子，目光饒有趣味的打量自己。

這樣的探視讓映日有些戒備的放出自己的靈視，想要探查對方的氣息，確定了應該沒有惡意，才稍微壓下了脊椎後的寒毛。她是怕作為鬼體的自己又被來路不明的「高人」發現，會打著囚了自己煉法寶的想法接近。

畢竟在這人來人往的小亭子裡打起來總不好，周遭還是有許多凡人。

對著那人點頭示意，映日便從袖中拿出自己之前編織到一半的織品繼續擺弄。

「姑娘來此不喝杯茶嗎？這裡的茶不錯。」舉步到映日面前，他伸出手。

「雖然沒有飲食的必要，但興許是不錯的嗜好。」眉眼微彎，慕級百看起來心情很好，他露出好看的微笑。

這麼有趣的姑娘，看著就想接近。大概是最近下來最有趣的事。

不意外對方突然搭話，映日平靜的抬起頭答道:「多謝公子，不過妾身對茶水之道並無研究，縱使喝了也嚐不出其中奧妙的滋味。」

看著男子伸在半空中手，她猶豫了半晌，還是決定小心為上，看了一會兒便收回視線。過去遇到那種表面和善、內心卻打著歪主意的傢伙多了去，時間久了，遇到的次數多了，映日是也能避就避，不是很想與之衝突。

「是我不好，話沒說清楚。我只是好奇姑娘身分特殊，為何出現在這裡？若非師傅之命，我寧願隱居於山千萬年。」收回手，慕級百將視線移到街道上。凡人壽命短暫，又無作為，實在不明白師傅讓他下到地上的原因。

這些人會遇到的事情，解決不了的事情，對慕級百來說都過於無趣，所追求的他也無法理解。凡人自有凡人愁，可他都無法理解。

「身分特殊？」聽那男子的話，映日見他這麼說，倒是真的起了不快之意，停下手上的活計，挺直了腰椎，目光冷了下來。

「河嶽眾生難以計數，有仙有道有人，亦有妖有精有鬼，只要有能力，萬物百態，誰不是在這塊地上誰不是自由行走？妾身倒是不知為何不能待在這兒，還請公子說明。」

隨著她的話語，身上如墨般的衣裙愣是變得越發黝黑，彷彿隨著主人的情緒起伏，隨時有所改變。

看著對方總算把自己放在眼哩，慕級百反而笑得開心。

「姑娘同我一樣，長生百年之久？妳能理解凡人所想？」這是他的高傲，嘴上說著與凡人不同，自覺身分顯貴，可說起與凡人的差異，眼底卻閃過一絲動搖。他師傅贈與的劍名為〝唯心〞，修仙之道也快過千年，這時候讓他下到地上，原因實在想不出。眾生百態也看了數十年，助人渡劫已是日常所為，他看不出壽命短短的人們為何哭天喊地，何為情愛、何為生活，權貴又有何用？

慕級百，如此愚昧。

「姑娘心善如仙，您說的是。慕級百打擾姑娘太久，多有得罪還請多包涵。」態度前後不一，慕級百打算就此離開。

「說穿了，不論你我皆曾是凡人。」映日冷聲道，「或者說，到現在，你仍然是個凡人。」

聽他所言，應是有道所修，而且似有所成，是故已經列入仙人之列，活了千年萬年。沒想到經過時間沖刷之後，居然會生出這樣的想法，為鬼多年，就是映日自己都尚渴望過著平凡人的生活，倒是沒料到居然有人成仙後，忘了為人一世會是怎樣的滋味。

看著對方彬彬有禮的告辭，她沒有半點起身相送的打算。

「這位公子怕是忘了根本，怪不得尊師讓公子來到這俗塵之地。」

「姑娘且與我說說，何為根本？」自幼便在仙域生長，同師傅修仙，過著戒貪、戒嗔、戒情的生活，如此，凡人之道何須明瞭？

「一個人決心做一件事之前，總有一個事由或堅持，公子要說是目的也可，但總有那麼一個原因，才會成為現在的樣子。」

映日平復了一下自己的情緒，低下頭繼續擺弄著手裡的東西。

對映日的話，慕級百想了很久。他不願意去想自己的這些事，因為根本就沒有。

「姑娘可願意與我說說您存在的理由？」乾脆斷了自己的思緒。

聞言，映日一怔。

存在的理由，她應該要有的，她也希望自己有，然而——

「妾身遺忘了過去所有的事。」她輕聲……或說幾乎是用耳語般呢喃的音量道，「所以妾身正在尋找存在的理由。」

「如此，這便是妳的理由。」

「若是這樣，明白師傅的用意，就是我的理由。」雖然沒有大志向，但是拼命努力也不適合自己。

「那妾身就和公子共勉了，凡人所想的事同我們並無太大差異，還望公子可以早日明白尊師使你下山背後的深意。」映日淡淡的說。

「嗯。」雖然口頭應答，但是慕級百卻轉過身，頭髮大幅度的甩過，好似鬧彆扭一樣。

練功就練功，為何要思考這些？

「謝謝姑娘一翻話，思考這傷神費心，我還是修仙去。」

淡然的對他頷首，「公子慢走。」

旋即映日便低下頭，專心做起手裡的細活兒。